

●天津园林的人文旧事(四)

龙张两家园林多胜景

章用秀

著名学者、诗人龙震是遂闲堂张霫的挚友,两人同气相求,心心相印。龙震在《记亡友张帆史交情始末》一文中提道:“予先夫人与其父闻予曾同贫贱患难,又同业盐于长芦,及张氏昌大,予家亦丰足。”(《津门古文所见录》卷四)。龙家和张家都是清前期天津的大盐商,且各自建有私家园林。

龙震生于清顺治十四年(1657),卒于雍正四年(1726),字文雷,号东溟山人,又号由甲。龙家的园林叫“老夫村”。《天津县志》卷七记曰:“老夫村,在闸口下。”即今自由道海河对岸的沿河一带。老夫村,又名“东溟别墅”,亦名“龙家别墅”,龙震自称其为“玉红草堂”。该园占地五亩余,园内植竹千竿,屋檐葡萄萦绕,墙头薜荔葱烟,地面莓苔积雨,兼有荷池棋亭,不失幽居胜处。龙震有《夏日闲居》诗:“僻巷清风满,深林夏日寒。宅虽仅五亩,竹已是千竿。身懒浮云散,亭高午梦残。树间蝉寂寞,门外水漫漫。洗菜童临渚,锄瓜人过滩。素书凭石读,粗饭就松餐。有暑全无觉,何贫不可安。琴樽闲事业,蓑笠野衣冠。歌咏怀康乐,须眉愧木兰。虚名食耳易,古道问心难。磊落头空白,韶华指一弹。聪明皆陷阱,勋绩实危栏。瓦解游仙枕,冰消承露盘。林方得地种,酒免向邻干。若是若非处,半醒半醉看。”老友张霫亦常流连于老夫村,与龙震晤谈、唱和,曾作《酬龙在田作〈笨仙歌〉》《同东溟、汉客联字》等,“龙在田”“东溟”即龙震,“笨仙”即是张霫本人。“汉客”是查曦,亦是龙震的诗友,此人常来老夫村消暑散心,曾作

《老夫村消暑》二首。

龙震为人狂放不羁,年老无子,郁郁而死。晚清,津人华鼎元在《津门征献诗》中对他的一生做了概括:“东海诗人老布衣,锦囊篇什富珠玑。西湖风月盘山雪,几度流连乐忘归。”正是对龙震的真实写照。华的《津门征迹诗》又有《老夫村》一诗:“老夫颐养伴林泉,三五良朋笑拍肩。一局棋终闲散步,径平如掌任流连。”说明老夫村建园一百年后仍延续为林泉颐养之地。

张霫营建的园林叫“帆斋”,建于康熙年间。《天津县志》卷七记载,帆斋在三岔河口附近。园内有张霫读书挥毫的欸乃书屋,傍河临树,幽静宜人。又有琴海堂、云庵、阅耕堂、茶圃、旧雨亭、蝶巢、艳雪龛、诗星阁、卧松馆诸胜。园林庵馆皆本于天然,瓜花豆叶,竹林石影,居如村舍。帆斋造园,风格质朴,与三岔河口的天然风光和渔家农舍连成一体,与园主人张霫质朴的风范径相一致。津人华鼎元的《帆斋》诗云:“园中竹石费安排,处士风流动雅怀。欸乃声偏助诗兴,乱帆丛里是帆斋。”

张霫(1659—1704),字念艺,号帆史,一号笨仙,又号笨山,别号秋水道人。他是天津大盐商张闻予之子、曾任福建布政使、云南巡抚的张霖的从弟。其曾西游秦中,南逾大江,作诗达万余首,藏之石匣,曰:“过五十载,当删定也。”惜多已散佚,仅存有《绿艳亭稿》等。张霫是极有造诣的一代书家。天津博物馆收藏张霫《小楷诗翰卷》,字体秀劲峭拔,既有魏晋遗意,又独具面貌,读来有一种超尘拔俗之趣,正如卷后张遐龄所说:“烟火

之痕皆一洗而空”。

帆斋是清初文人雅集的重要园林之一。彼时,朱彝尊、吴雯、李大拙、姜西溟、王野鹤、查汉客等知名学者都是帆斋的座上客。文学家吴雯客居天津时,有诗《欸乃书屋为笨山作》:“舍人读书处,近傍漕河滨。岂效临渊客,常逢晒网人。冰开鱼弄藻,花落鸟衔春。愧我风尘久,淹留爱白蘋。”(《津门征献诗》卷四)

康熙三十一年(1692),艺术大师石涛慕名来到帆斋,与张霫晤谈,畅叙他那博大精深的绘画理论。石涛光临帆斋,令帆斋主人欣喜异常,同时也招来了龙震、梁洪、黄谦、王聪、世高等津门一批才子学人。见此情景,石涛拉着张霫的手感慨地说:“津门今日堪称群贤毕至了。”

石涛佩服张霫那淡泊名利的超然境界和真诚纯朴的高尚情怀,不久他作《雪中怀张笨山》的古体诗,表达他对朋友的怀念与钦佩。诗中说:“眼中才子谁为是?燕北道张天津。此时破雪拥万卷,手中笑谢酒半巡。一觞一酌字字真,的真草稿惠何人?羨君颠死张颠手,羨君催折李白神。赠我双簪称二妙,秋毫小楷堪绝伦。至今停笔不敢和,至今缩手时为亲。知我潦倒病,念我无发贫。授我以心法,忆我相思陈。入城出郭两苦辛,倾向吐语皆前因。落落无知己,满面生埃尘。奇哉奇不已,长啸谢西秦。”

张霫无疾而卒,年45岁。张霫故去后,帆斋随之而荒圯,成为天津的一处园林遗迹。据笔者考证,昔日的帆斋所在位于现今的天津美术学院一带。

杨锡绂泊舟水西庄

吴裕成

“高阁峙津门”,清代漕运总督杨锡绂《天津登清虚阁》诗句。清虚阁即玉皇阁。诗中道:“严城扼汇流,九派争一向。帆船海上来,蛟蜃随动荡。”居高观景,三岔口汇流向海,这里不仅是运河枢纽,还是“帆船海上来”的内港。

杨锡绂的天津诗,水西庄两题七首,值得注意。运河岸边水西庄,园亭池馆,主人好客,曾是南北文人诗酒留连之地。庄主查为仁逝世18年后,乾隆三十二年(1767)的水西庄啥模样?

杨锡绂《泊舟查园》:“依然旧墅系轻舟,短短围墙古木稠。可惜亭台半荒圯,空廊雨后上蜗牛。”表达园林荒圯之惜,颇得形象思维之妙。《查园杂咏六首》,且引其一:“临流老屋剩三间,沾上枝房记旧颜。底事煞将风景尽,名流诗句概从删。”诗纪实,还附小注:“屋内旧有‘沾上枝房’小额及壁间倡和诗句,今皆除去。”此时杨锡绂为宦已四十载,运河上来来往往,或曾到访过风头正劲的水西庄,所以诗句“依然旧墅系轻舟”,所以“名流诗句概从删”才有那段忆往昔的夹注。

西学官书局

曲振明

清光绪年间,在闸口恬佑祠(俗名小圣庙)内,有一处北洋西学官书局。该书局由北洋头等学堂总办王修植奏请津海关拨款兴办,主要销售新学与上海格致书室翻译的西学图书。

为适应维新运动的需求,西学官书局还推出维新派人士的图书,如黄遵宪的《日本国志》、江建霞的《西学通考》等,还有一些科技图书,如《天文新说》等,这些都在王修植主办的《国闻报》作过广告。西学官书局销售的图书颇受士林欢迎,1897年初,育才馆新任教习夏曾佑到此购书,买到初印本《谈天》三册。由于需求旺盛,上海格致书室来书涨价一二成,西学官书局相应就原价加了一成。此外,西学官书局还代售上海强学会的《时务报》,因此对外还称上海《时务报》分馆。后来《时务报》改为《昌言报》,对外又改称上海《昌言报》分馆。

西学官书局最初管理人员为谢子钦,后因侵吞书款被辞退,改聘王修植的表弟陆汲甫。戊戌变法失败后,西学官书局受到影响。庚子事变爆发后,被迫闭馆。

先求阳刚 再求阴柔

音十

书法家赵元礼的书法学苏东坡,但不拘于形似。他自己曾谦虚地谈到这个问题:“予自幼即不喜柳书,同学数人,皆习《玄秘塔》等碑,予独习鲁公,但亦未能得其神髓。中年而后,专习东坡,形似且难,遑论神妙。”

对于他早年学书经历,赵元礼说:“予从十三四岁时,经三河胡若愚教我执笔之法,以铁钉连串大铜钱二十枚,插在管顶,如此则笔重,须用力执笔。用草纸裹一鸡卵,握在掌中,如此则掌虚,暗合古人指实掌虚之意,至今不改,故写字较得体。”“予最服膺‘指实掌虚,腕运而手不知’十字,准此求之,百不一失,盖执笔必须十分用力,期于力透纸背,所谓如锥画沙,如印印泥,境界极不易到,先求阳刚,再求阴柔。”他还说:“临摹碑帖,入手须放大写之,取其用笔各法,并而易见,且可以充壮气力,俟俯仰承接之致,有会于心,然后再求其韵味,返华为朴,似为得之,初入手时,总宜走充实刚健一路。”

他曾以最得意之《藏斋居士临观海堂帖》印本赠予友朋,精到之处,直逼东坡。其后有多人题诗。杨僧若称:“东坡画字如有神,藏斋(赵元礼,号藏斋)学之能乱真。”陆辛农称:“幼梅(赵元礼,字幼梅)写苏于天津称第一。”

●老物件的故事

理发推子

一 镜文并撰

在20世纪六十年代前后,我居住的吴家窑新村,方圆一里地没有理发店。新村的居民理发,大致有三种渠道:一种是靠流动理发师,他们定期在新村的段与段之间游走,肩上挎个木盒子,手里拿着“唤头”,边走边“嚓”出独特的颤音,只要在一处停下来,就会有好几个人等着理发,基本都是老主顾。一种是街坊邻居间互助,有会理发的义务给大伙服务,理发的多数是半大小子,那年月也不讲究发型,主要是给家里省钱。还有一种是家庭条件好的、对相貌比较在意的,就定期到正



规理发店,拿出半天时间去享受高级服务。

理发是个技术活,即便家里有机推子,也不是谁都能比划。有一次我去同学家玩,见同学手握一把推子,神气十足地吹嘘自己

技术如何如何好。同院儿的小伙伴都捂着脑袋躲起来,我却自告奋勇让他拿我的脑袋做试验,结果头发弄得跟狗啃似的,邻居大哥一看,说这还怎么见人,他接过推子,干脆给我剃成了“秃瓢”。